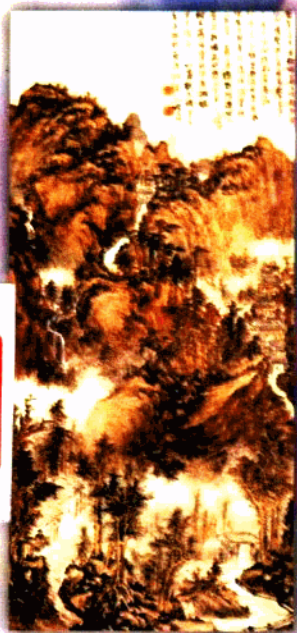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76

孔尚任戏曲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光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孔尚任小传·····	(1)
《桃花扇》(节选)·····	(5)
《桃花扇》赏析·····	(106)

孔尚任小传

孔尚任，字季重，又字聘之，号东塘，别号岸塘，自称云亭山人。生于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卒于康熙五十年（1718）。

其人生经历，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，即未入仕途之前的学子生涯。孔尚任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大约在康熙六年（1667）前后，时当20岁左右，即考中秀才。嗣后，乡试不中，于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结庐曲阜城北石门山，隐居读书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以捐纳为国子监生。其时，去明亡未远，故老尚多存者，有关南明史事多有所闻。诚如《桃花扇本末》所云：“族兄方训公，崇禎末为南部曹；予舅翁秦光仪其姻娅也。避乱依之，羁栖三载，得弘光遗事甚悉；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。”明朝故老谈及南明史事，亡国之痛

的悲愤情绪给孔尚任心灵以强烈的震撼，遂决计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戏剧，以昭示世人，“惩创人心”。

不过，在此期间，《桃花扇》亦仅是草创阶段，这一点，他在《桃花扇本末》中说得十分清楚：“予未仕时，每拟作此传奇，恐闻见未广，有乖信史；寤歌之余，仅画其轮廓，实未饰其藻采也。”

第二个阶段，步入仕途之坎坷经历。孔尚任步入仕途，完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冬，清圣祖玄烨南巡返京途中，路过曲阜，至孔子庙祭祀。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世孙，学问又好，即蒙荐举，至“御前”解说《大学》，又做康熙帝向导，遍览孔庙、孔林各处文物古迹。凡康熙皇帝有所垂问，皆应对自如。孔尚任的出色表现，深得康熙帝赞赏。遂被破格录用。次年，入京为国子监博士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至淮扬治理黄河。历时近四年，至康熙二十九年（1689）冬，离开扬州，于曲阜小住，次年返京。在此期间，虽然由于吏治的腐败，终致治河无寸功可言，但是，却为他广泛接触社会，博采南明史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，在扬州，登临梅花岭，凭吊抗清名将史可法衣冠塚；与明代遗民冒襄、杜浚、黄云、许承钦、邓孝威等过从甚密，从他们那里听到诸多南明旧事佚闻。特别值得提到的是，孔尚任亦曾赴南明兴亡之地南京游览。在秦淮河，往昔歌楼舞馆的遗迹及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传奇故事，使他感触颇深。在断壁残垣的明故宫和凄凉的明孝陵，不禁徒然而兴亡国之遗恨。在南京，他还拜访了隐居在栖霞山白云庵的张瑶星。这位曾历任崇祯朝和弘光朝锦衣卫千户的道士，后来被他写进了《桃花扇》。扬州、南京的游历，极大地丰富

了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素材。

孔尚任返京之后，依然担任国子监博士之职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迁户部主事。四年之后，即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六月，惨淡经营十余年、三易其稿的《桃花扇》终于问世。

“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，莫不借抄。时有纸贵之誉”，以至引起康熙帝的兴趣。孔尚任在《桃花扇本末》中云：“内侍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；予之善本莫知流传何所，乃于张平州中丞家，觅得一本，午夜进直邸；遂入内府。”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正月，《桃花扇》始由“金斗班”上演，京城为之轰动。三月，孔尚任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。不料升官仅仅十几天的时间，却突然地被罢官了。罢官原因，至今仍是个疑案。他在《放歌赠刘雨峰》诗中说：“命薄忽遭文字憎，缄口金人受诽谤。”他的朋友刘中柱在《送岸堂》诗中说：“身当无奈何将隐，事在莫须有更悲；”这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是什么呢？据袁世硕先生推测可能是“性耽诗酒……怠于政务”。袁先生又以为，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，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《桃花扇》的内容为皇帝所忌，“这部传奇虽然说不上有悖逆之嫌……但又毕竟易于启黍离之悲，事实上也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”（《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》）从《桃花扇》的剧场效果看：“笙歌靡丽之中，或有掩袂独坐者，则故遗老也；灯施酒阑，唏嘘而散”（《桃花扇本末》）。能激发起如此沉痛的亡国之悲的剧本，焉得不为清廷所忌。而且，对抗清名将史可法热情讴歌，对叛将刘良佐辛辣嘲讽，甚至骂降清的徐青君（开国功臣徐达的后代）为“开国元勋”之“狗尾”。恐怕更难以为清廷所容忍。

如果说，所有这些都可能引起清朝皇帝的忌讳，而最终以“莫须有”之罪令其解职归田，恐怕亦并非妄测之辞。

第三个阶段，即罢官归隐时期，孔尚任这一阶段的人生经历长达十余年。为维持清苦的生活，奔波劳顿之苦自不待言，而唯一给他精神上以慰藉的便是《桃花扇》的广泛社会影响：《桃花扇本末》中有云：在京师滞留期间，“木庵先生招观《桃花扇》，一时翰部台垣，群公咸集；让予独居上座，命诸伶更番进觞，邀予品题。座客啧啧指顾。颇有凌云之气”。返归故里后，于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夏，北上正定府，拜访好友刘中柱知府。据作者自云：“时群僚高宴，留予观演《桃花扇》，凡两日，缠绵尽致。僚友知出于手也，争以杯酒为寿。予意有未愜者，呼其部头，即席指点焉”。

孔尚任一生，虽仕途坎坷，名位不显，且终至罢官，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《桃花扇》，却为他赢得了辉煌的荣誉。

孔尚任虽以传奇而名彪史册，其实，他的诗写得也不错，在当时名气颇大，有《湖海集》传世。他还是一位书画古玩收藏家，且著有《享金簿》一卷。今人汪蔚林辑有《孔尚任诗文集》。

桃花扇（节选）

试一出 先声

康熙甲子八月

【蝶恋花】（副末毡巾、道袍、白须上）古董先生谁似我？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剩魄残魂无伴侣，时人指笑何须躲。旧恨填胸一笔抹，遇酒逢歌，随处留皆可。子孝臣忠万事妥，休思更吃人参果。评：冲场一曲可感、可兴，有旨、有趣，非风雅领袖谁其能之。

日丽唐虞世，花开甲子年；山中无寇盗，地上总神仙。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，爵位不尊，姓名可隐。最喜无祸无灾，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，又到上元甲子。尧舜临轩，禹皋在位；处处四民安乐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今乃康熙二十三年，见了祥瑞一十二种。（内问介）请问哪几种祥瑞？（屈指介）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景星明，庆云现，甘露降，膏雨零，凤凰集，麒麟游，蓂莢发，芝草生，海无波，黄河清。件件俱全，岂不可贺！老夫欣逢盛世，到处遨游。昨在太平园中，看一本新出传奇，名为《桃花扇》，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。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。老夫不但耳闻，皆曾眼见。评：老赞礼者，云亭山人之伯氏，曾仕南京，目击时事。山人聆其绪论，故有此作。更可喜把老

夫衰态，也拉上了排场，做了一个副末脚色；惹的俺哭一回，笑一回，怒一回，骂一回。那满座宾客，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！（内）请问这本好戏，是何人著作？（答）列位不知，从来填词名家，不著姓氏。但看他有褒有贬，作春秋必赖祖传；可咏可歌，正雅颂岂无庭训！评：说出著作渊源。一部传奇直作《春秋》、《毛诗》读矣！（内）这等说来，一定是云亭山人了。（答）你道是哪个来？（内）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本传奇。你老既系旧人，又且听过新曲，何不把传奇始末，预先铺叙一番，大家洗耳？（答）有张道士的《满庭芳》词，歌来请教罢；评：表出“张道士”三字。

【满庭芳】公子侯生，称陵侨寓，恰偕南国佳人；谗言暗害，鸾凤一宵分。又值天翻地覆，据江淮藩镇纷纭。立昏主，征歌选舞，党祸起奸臣。良缘难再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。却赖苏翁、柳老，解救殷勤。半夜君逃相走，望烟波谁吊忠魂？桃花扇、斋坛揉碎，我与指迷津。评：铺叙纲领，简而详，质而韵。

（内）妙，妙，只是曲调铿锵，一时不能领会，还求总括数句。（答）待我说来：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，巧柳苏往来牵密线。
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，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道犹未了，那公子早已登场，列位请看。

首一折《先声》，与末一折《余韵》相配，从古传奇，有如此开场否？然可一不可再也。古今妙语，皆被俗口说坏，古今传奇皆被庸笔学坏，慎勿轻示俗子也！

第一出 听神

崇禎癸未二月

【恋芳春】（生儒扮上）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，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评：风流蕴藉，全无开场庸套。压倒古今。

【鹧鸪天】院静野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；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，写新词，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小生姓侯，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也。夷门潜踪，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，家父司徒，久树东林之帜；选诗云间，征文白下，新登复社之坛。早岁清词，吐出班香宋艳；中年浩气，流成苏海韩潮。评：朝宗少为俳体。壮而悔之，专仿两汉大家之文。有《壮悔堂文集》行世。人邻醴华之宫，偏宜赋酒；家近洛阳之县，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，南闱下第，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，家信难通，不觉又是仲春时候。你看碧草粘天，谁是还乡之伴。黄尘匝地，独为避乱之人。（叹介）莫愁，莫愁！评：莫愁者，愁种也。或是香君前身。教俺怎生不愁也！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常往来，颇不寂寞。评：蔡益所为复社祸胎，故先及之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，同看梅花，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，花里行厨，携着玉缸；笛声吹乱客中肠，莫过乌衣巷，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

（下）（末、小生儒扮上）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，鼙鼓旌旗何处忙？怕随梅柳渡春江。（末）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（小生）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（末问介）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？评：开口便问流寇消息，惊心动魄之言。（小生）昨见邸抄，流寇连败官兵，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，还军襄阳。中原无人，大事已不可问，我辈且看春光。（合）无主春飘荡，风雨梨花摧晓妆。

（生上相见介）请了，两位社兄，果然早到。（小生）岂敢爽约！（末）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，沽酒相待。（副净扮家僮忙上）节寒嫌酒冷，花好引人多。禀相公，来迟了，请回罢！（末）怎么来迟了，（副净）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，一座大大道院，早已占满了。评：先题徐公子，为末折皂隶伏脉。（生）既是这等，且到秦淮水榭，一访佳丽，倒也有趣！评：访佳丽乃侯郎心事。（小生）依我说，不必远去，兄可知泰州柳敬亭，说书最妙，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。闻他在此作寓，何不同往一听，消遣春愁？（末）这也好！（生怒介）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，这样人说书，不听也罢了！（小生）兄还不知，阮胡子漏网余生，不肯退藏，还在这里蓄养声伎，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，公讨其罪。评：留都防乱一揭，南朝钩党之根也。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、魏逆党，不待曲终，拂衣散尽。评：防乱揭出，柳、苏散场，阮衙冰冷，情景可笑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，岂不可敬！（生惊介）阿呀！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，该去物色的！（同行介）

【前腔】仙院参差弄笙簧，人住深深丹洞旁，闲将双眼阅沧桑。（副净）此间是了，待我叫门。（叫介）柳麻子在家么？（末喝介）喏！他是江湖名士，称他柳相公才是。（副净又叫

介)柳相公开门。(丑小帽、海青、白髯,扮柳敬亭上)门掩青苔长,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(见介)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,老汉失迎了!(问生介)此位何人?(末)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,当今名士,久慕清谈,特来领教。(丑)不敢,不敢!请坐,献茶。(坐介)(丑)相公都是读书君子,什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,不曾看熟,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(指介)你看:

【前腔】废苑枯松靠着颓墙,春雨如丝宫草香,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,沾泪说书儿女肠。评:无限低徊。

(生)不必过谦,就求赐教。(丑)既蒙光降,老汉也不敢推辞,只怕演义盲词,难入尊耳。没奈何,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一章罢!(生)这也奇了,《论语》如何说的?(丑笑介)相公说得,老汉就说得不得?今日偏要假斯文,说他一回。(上坐敲鼓板说书介)问余何事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;桃花流水杳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。评:一部《桃花扇》从此看去,总是别有天地。(拍醒木说介)敢告列位,今日所说不是别的,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,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,人心僭窃,我夫子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,愧悔交集,一个个东奔西走,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,顷刻冰冷。你说圣人的手段厉害呀不厉害?神妙呀不神妙?评:五段鼓词,千古绝调。当浮白歌之。(敲鼓板唱介)

【鼓词一】自古圣人手段能,他会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,使了个些小方法,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,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!(拍醒木说介)那太师名孽,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,听俺道

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评：适齐一章，恰合时事。

〔鼓词二〕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掣，他说：“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生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听；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”评：此段鼓词出曲阜贾鳧西刑部手。借敬亭口演之，颇合时事。

（拍醒木说介）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，管三饭的名僚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〔鼓词三〕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：“乱臣堂上摆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；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我也投那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”三饭说：“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”四饭说：“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寨门椅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击鼓的名方叔，人于河；蜚鼙的名武，人于汉，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人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〔鼓词四〕这击磬擗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恁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，几个渔翁。”评：渔翁为谁？敬亭自谓也。

（拍醒木说介）这四个人，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。

听他说些甚的？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〔鼓词五〕他说：“十丈珊瑚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，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风箫象管龙吟细，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。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，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。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，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俺旧弟兄。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；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，俺那老师父只管朦朧着两眼定六经。”

评：令人猛省。说出过化存神之妙，非讲义而何？

（说完起介）献丑，献丑！（末）妙极，妙极！如今应制讲义，哪能如此痛快，真绝技也！（小生）敬亭才出阮家，不肯别投主人，故此现身说法。（生）俺看敬亭人品高绝，胸襟洒脱，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解三醒】（生、末、小生）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，消白人会算糊涂帐。（同笑介）这笑骂风流跌宕，一声拍板温面厉，三下渔阳慨以慷！（丑）重来访，但是桃花误处，问俺渔郎。评：此《桃花扇》大旨也。细心领略，莫负渔郎指引之意。

（生问介）昨日同出阮衙，是哪几位朋友？（丑）都已散去，只有善诞的苏昆生，还离比邻。（生）也要奉访，尚望同来赐教。（丑）自然奉拜的。

（丑）歌声歇处已斜阳，（末）剩有残花隔院香。

（小生）无数楼台无数草，（生）清淡霸业两茫茫。

评：四十二折下场诗，皆用本折宫词，簇新指出，有旨有趣，可作南朝本事诗。

传奇首一折，谓之正生。家门正生，侯朝宗也。陈定生、吴次尾，是朝宗陪宾，柳敬亭是朝宗伴友。开章明义，皆露

头角，为文章梁柱。此折如龙升潭底，虎出林中，稍试屈伸，微作跳掷。便令风云变色，陵谷迁形。观者须定神敛气，细看奇文。

第二出 传歌

癸未二月

【秋夜月】（小旦倩妆扮鸨妓李贞丽上）深画眉，不把红楼闭；长板桥头垂杨细，丝丝牵惹游人骑。将筝弦紧系，把笙囊巧制。

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；一带妆楼临水盖，家家分影照婵娟。评：何等媚妮。妾身姓李，表字贞丽，烟花妙部，风月名班；生长旧院之中，迎送长桥之上，铅华未谢，丰韵犹存。养成一个假女，温柔纤小，才陪玳瑁之筵；宛转娇羞，未入芙蓉之帐。这里有位罢职县令，叫做杨龙友，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，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，常到院中夸俺孩儿，要替他招客梳拢。今日春光明媚，敢待好来也。评：二奸名姓先从鸨妓口中道出，绝妙笔法。（叫介）丫鬟，卷帘扫地，伺候客来。（内应介）晓得！（末扮杨文驄上）三山景色供图画，六代风流入品题，下官杨文驄，表字龙友，乙榜县令，罢职闲居。这秦淮名妓李贞丽，是俺旧好，趁此春光，访他闲话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（入介）贞娘哪里？（见介）好呀！你看梅钱已落，柳线才黄，软软浓浓，一院春色，叫俺如何消遣也。（小旦）正是。请到小楼焚香煮茗，赏鉴诗篇罢。（末）极妙了。（登楼介）帘纹笼架鸟，花影护盆鱼。（看介）这是令爱妆楼，她往哪里去了？（小旦）晓妆未竟，尚

在卧房。(末)请她出来。(小旦唤介)孩儿出来,杨老爷在此。(末看四壁上诗篇介)都是些名公题赠,却也难得。(背手吟哦介)

【前腔】(旦艳妆上)香梦回,才褪红鸳被。重点檀唇胭脂腻,匆匆挽个抛家髻。评:抛家髻,装束不同。这春愁怎替,那新词且记。

(见介)老爷万福!(末)几日不见,益发标致了。这些诗篇赞的不差。(又看惊介)呀呀!张天如、夏彝仲这班大名公,都有题赠,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。(小旦送笔砚介)(末把笔久吟介)做他不过,索性藏拙,聊写墨兰数笔,点缀素壁罢。(小旦)更妙。(末看壁介)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。呀!就写兰于石旁,借他的衬贴也好。(书介)评:蓝田叔是栖霞向导,故先及之。

【梧桐树】绫纹素壁辉,写出骚人致。嫩叶香苞,雨困烟痕醉。一拳宣石墨花碎,几点苍苔乱染砌。(远看介)也还将就得去,怎比元人潇洒墨兰意,名姬恰好湘兰佩。评:本地风光,妙绝千古(小旦)真真名笔,替俺妆楼生色多矣。(末)见笑。(向旦介)请教尊号,就此落款。(旦)年幼无号。(小旦)就求老爷赏她二字罢。(末思介)《左传》云:兰有国香,人服媚之”就叫她香君何如?她取《左传》为香君注脚,一部奇文,有本有源。(小旦)甚妙!香君过来谢了。(旦拜介)多谢老爷。(末笑介)连楼名都有了。(落款介)崇祯癸未仲春,偶写墨兰于媚香楼,博香君一笑。评:取楼名亦妙。贵筑杨文懿。(小旦)写画俱佳,可称双绝。多谢了!(俱坐介)(末)我看香君国色第一,只不知技艺若何?(小旦)一向娇养惯了,不曾学习。前日才请一位清客,传她词曲。

(末)是哪个?(小旦)就叫什么苏昆生。(末)苏昆生,本姓周,是河南人,寄居无锡。评:苏昆生本是周如松。一向相熟的,果然是个名手。(问介)传的哪套词曲?(小旦)就是玉茗堂四梦。(末)学会多少了?(小旦)才将《牡丹亭》学了半本。(唤介)孩儿,杨老爷不是外人,取出曲本快快温习。待你师父对过,好上新腔。(旦献扇介)有客在座,只是学歌怎的。评:此处见香君身份。(小旦)好傻话,我们门户人家,舞袖歌裙,吃饭庄屯。你不肯学歌,闲着做甚。(旦看曲本介)

【前腔】(小旦)生来粉黛围,晓人莺花队,一串歌喉,是俺金钱地。莫将红豆轻抛弃,学就晓风残月坠;缓拍红牙,夺了宜春翠,门前系住王孙辔。

(净扁中、帽子,扮苏昆生上)闲来翠馆调鹦鹉,懒去朱门看牡丹。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,自出阮衙,便投妓院,做这美人的教习,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。(竟入见介)杨老爷在此,久违了。(末)昆老恭喜,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。(小旦)苏师父来了,孩儿见礼。(旦拜介)(净)免劳罢。(问介)昨日学的曲子,可曾记熟了?(旦)记熟了。(净)趁着杨老爷在座,随我对来,好求指示。(末)正要领教。(净、旦对坐唱介)

【皂罗袍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(净)错了错了,美字一板,奈字一板,不可连下去。另来,另来!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;雨丝风片,(净)又不是了,丝字是务头,要在嗓子内唱。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,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(净)妙,妙!是的很了,往下来。